

7006  
國學基本叢書

元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原編  
臧懋循補  
張溥論正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元史紀事本末

編原瞻邦陳  
輯補循懋臧  
正論溥張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91526)

國學叢書  
元史紀事本末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編者 陳邦瞻

補輯者 臧懋循

論正者 張溥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六六二九上

朱

(本書校對者印頌文) 錄

#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 卷一 江南羣盜之平
-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乃顏 海都 篤哇
- 卷三 高麗之臣
- 卷四 日本用兵
- 卷五 占城安南用兵
- 卷六 西南夷用兵八百媳婦 金齒
- 卷七 阿合馬桑盧之奸
- 卷八 科舉學校之制
- 卷九 郊議
- 卷十 廟祀之制
- 卷十一 律令之定
- 卷十二 運漕河渠海運
- 卷十三 治河窺河源附
- 卷十四 官制之定

卷十五 尙書省之復

卷十六 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卷十七 郭守敬授時歷

卷十八 佛教之崇

卷十九 武仁授受之際

卷二十 鐵木迭兒之奸

卷二十一 晉邸之立

卷二十二 三帝之立明宗 順帝 文帝

卷二十三 脫脫之貶哈麻附

卷二十四 小明王之立

卷二十五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卷二十六 東南喪亂

卷二十七 諸帥之爭李羅 擴廓 李思齊 孫良嗣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一

###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蕪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戮於市。

二十年三月。廣州新會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擄之。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衆。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衆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爲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

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十一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卽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僞招討吳興等檻送京師。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十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卽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賚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季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旣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徽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躪，甚非一視同仁之意。況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

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爲慮。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五月，明亮率衆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六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爲循州知州，宋士賢爲梅州判官，邱應祥等十八人爲縣尹，巡尉帝不允。令明亮應祥並赴都。冬十月，月的迷失以邱應祥董賢舉歸於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闕，而汝玩常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卽遣之。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降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邱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邱元等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皆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



隣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剌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宜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溫州平陽。

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慈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九月。治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卽加兵。盜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爲首者。餘徙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人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漳州陳桂龍卽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繼以廣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西之黃聖許等。狐鳴豨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爲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詰辭

不一而足。曰商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郡兵起。金虜虜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韃靼。忠臣義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閩閩強暴。奮臂一呼。衆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尙存。資其蜂聚。號召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桴應。文天祥張世傑等爲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爲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尙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新朝。衆皆烏集。弔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羣盜分嘯。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側。月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義無取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二

北邊諸王之亂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那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閭里鐵木兒毋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常玩我必不設備我以犬衆蹈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礮，夜入其陳，礮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軍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耳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乘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抄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歹，中其口，鏃出於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焉。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卽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遠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摭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

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遺悉以事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卽無虞矣。帝深然之。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皇子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省院事。旣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尙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旨海都聽命。旣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爲中書右丞。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且曰：曷不從我罷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尙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士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二十六年二月，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臯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慶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宜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閒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士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聊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哈丹寇遼東海陽。正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鬧里鐵木兒帥師戰於瓦法，大破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忒嶺。已爲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秃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秃。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秃兒等亦至。乃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廷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兒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謠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兒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鐵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勅。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成宗大德元年冬。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爲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欄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李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蹙之。李伯敗走。僅以身免。十二月。駙馬闊里吉思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

且可休兵於境。闕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闕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蹟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闕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闕闕出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海山卽軍中代之。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於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旣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旣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儻諸部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尙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旣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牝后稱制。君位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卽位。失烈門與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之變。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忽必烈直趨燕京。大位始定。旣而少弟抗命。稱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世祖親戰漠北。大衆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內難輒作。母后銜冤。同氣流血。齊鸞梁繹。代有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子那木罕爲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下旣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亂。西北棘矣。甘麻剌出鎮而叛。黨尙遏。鐵木耳撫軍而大同不寧。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淩白頭。淮南翔矢。卽車書會同。寧忘倔強哉。成宗卽尊。牀兀兒等奮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虎符。立時殄滅。乃顏之擁衆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魁卽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潛忽入。軍中易將。巨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尤之水。而廟堂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聽言尤慎哉。



## 元史紀事本末

## 卷三

##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於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嶺之。太祖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爲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噉。噉遣其弟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噉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噉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噉遣其世子俱入朝。至帝中統元年。噉卒。命俱歸國。封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二年。俱更名植。遣世子懌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鄰國。宜爲嚮導。五年。植遣其弟溍入朝。帝以植欺罔。溍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懌入朝。懌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溍事。詔遣韓朶思不花李譔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懌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溍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爲。詔植溍衍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